

《中阿含經》之大、小空經

釋長慈

2014/8/12

《小空經》

壹、序分

一、證信序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於東園鹿(737a)子母堂。

二、發起序

爾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²從燕³坐⁴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白曰：「世尊一時遊行釋中⁵，城名釋都邑，⁶我於爾時從世尊聞說如是義：『阿難！我多行空。⁷』彼世尊所說，我善知、善受，為善持耶？」

爾時，世尊答曰：「阿難！彼我所說，汝實善知、善受、善持。所以者何？我從爾時及至於今，多行空也。」

¹ 此講義為以溫宗堃老師 2006–2007 於福嚴開設中阿含經課程時指導學生所作之講義為底本而改編。

² 「晡時」，南傳作「在傍晚時」(sāyanhasamayam，或 sāyaṇhasamayam，另譯為「晡時；黃昏時」)，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黃昏」(in the evening)。按：「晡」是指午後三點到五點，即「申時」。(摘引自莊春江老師「《中阿含經》對讀」中之註釋說明。
<http://agama.buddhason.org/MA/MAsrch1.php?str=%E5%B0%8F%E7%A9%BA%E7%B6%93&path=MA190.htm>。以下簡稱為「莊註」)

³ 燕=宴【宋】【元】【明】(大正 1，737d，n. 1)

⁴ 「獨靜禪思；禪思(SA)；宴坐(MA)；三昧思惟；禪靜(DA)」，南傳作「靜坐禪修」(paṭisallāna, paṭisallīna，另譯為「宴坐、宴默、燕坐、獨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隔離；隱退；隱遁」(seclusion)，並引註釋書的解說，這是世尊要比丘們作「身體的獨處」(kāyaviveka)，也就是「獨坐、獨修」的意思。「從禪覺」為「從禪思覺」之略，即「從靜坐禪修中起來」。(莊註)

⁵ 釋中～Sakka。(大正 1，737d，n.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3：釋中(Sakkeus)(巴)，釋迦族中。

⁶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3：都邑(nagaraka)(巴)，釋迦族之城市，音譯為那竭羅迦。

⁷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3：「我多行空」，巴利本作 suññatāvihārena bahulaṃ viharāmi (我多住空性住)。

貳、正宗分

一、如來多行空

阿難！如此鹿子母堂空無象、馬、牛、羊、財物、穀米、奴婢，然有不空，唯比丘眾。是為，阿難！若此中無者，以此故我見是空；若此有餘者，我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⁸

二、空觀之修習次第

(一) 依世間道修空

1、村落想、人想空，但無事想不空

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村想，⁹莫念人想，¹⁰當數念一無事想。¹¹彼如是知：空於村想，空於人想，然有不空，唯一無事想¹²。

若有疲勞，¹³因村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人想故，我亦無是。¹⁴唯有疲勞，因一無事想故。

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2、人想、無事想空，但地想不空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人想，莫念無事想，當數念一地想。¹⁵彼

⁸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3：「行真實、空、不顛倒也」，巴利本作 *esā yathābhuccā avipallatthā parisuddhā suññatāvakkā* (此如實的、不顛倒的、清淨的是空性之語也)。

⁹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3：村想(*gāmasaṅṅā*)(巴)，心中懷著關於村莊之念頭。

¹⁰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3：人想(*manussasaṅṅā*)(巴)，心中懷著關於人之念頭。

¹¹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3：「無事想」，巴利本作 *araṅṅasaṅṅā* (閑林想)，心中懷著閑林生活之念頭。

¹² 「無事想」，南傳作「林野想」(*araṅṅasaṅṅ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森林的認知」(the perception of forest)。(莊註)

¹³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3：「疲勞」，巴利本作 *darathā* (憂患)。

「疲勞」，南傳作「干擾」(*darathā*，另譯為「憂患苦惱；不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干擾」(*disturbances*)。(莊註)

¹⁴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3：「若有疲勞，因村想故……我亦無是」，巴利本作 *Ye assu darathā gāmasaṅṅam paṭicca, te' dha na santi; ye assu darathā manussasaṅṅam paṭicca, te' dha na santi* (若由於村想而有任何憂患，現在無那些；若由人想而有任何憂患，現在無那些)。

¹⁵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5：地想(*paṭhavisaṅṅā*)(巴)，心中懷著關於地之念頭。

比丘若見此地有高下，有蛇聚，有棘刺¹⁶叢，有沙有石，山嶮¹⁷深河，莫念彼也。

若見此地平正¹⁸如掌，觀望處好，當數念彼。

阿難！猶如牛皮，以百釘張，極張托已，無皺無縮。若見此地有高下，有蛇聚，有棘刺*叢，有沙有石，山嶮*深河，莫念彼也。若見此地平正*如掌，觀望處好，當數念彼。彼如是¹⁹知：空於人想，空無事想，然有不空，唯一地想。

若有疲勞，因人(737b)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事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地想故。

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3、地想、空無邊處想、識無邊處想、無所有處想次第進修觀空

(1) 無量空處想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無事想，莫念地想，當數念一無量空處想。彼如是知：空無事想，空於地想，然有不空，唯一無量空處想。²⁰

若有疲勞，因無事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地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量空處想故。

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2) 無量識處想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地想，莫念無量空處想，當數念一無量識處想。彼如是知：空於地想，空無量空處想，然有不空，唯一無量識處想。

若有疲勞，因地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量空處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量識處想故。

¹⁶ 棘刺＝刺棘【宋】【元】【明】（大正 1，737d，n. 5）

¹⁷ 山嶮＝山峪【元】【明】*（大正 1，737d，n. 6）

¹⁸ 正＝政【德】【聖】*（大正 1，737d，n. 7）

¹⁹ 彼如是＝如是見【宋】【元】【明】（大正 1，737d，n. 9）

²⁰ 無量空處想～Ākāsānañcāyatanaññā.（大正 1，737d，n. 10）

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3〕無所有處想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無量空處想，莫念無量識處想，當數念一無所有處想。²¹彼如是知：空無量空處想，空無量識處想，然有不空，唯一無所有處想。若有疲勞，因無量空處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量識處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所有處想故。

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737c)

〔二〕依聖道修空²²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無量識處想，莫念無所有處想，當數念一無想心定。²³彼如是知：空²⁴無量識處想，空無所有處想，然有不空，唯一無想心定。若有疲勞，因無量識處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所有處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想心定故。

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彼作是念：我本無想心定，本所行、本所思，²⁵若本所行、本所思者，我不樂彼，不求

²¹ 無所有處想～Ākiñcaññāyatanaśāññā. (大正 1, 737d, n. 11)

²²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 48)：

以下，依聖道修空，《小空經》(大正 1, 737c1-21) 這樣說：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無量識處想，莫念無所有處想，當數念一無想心定。彼如是知：空無量識處想，空無所有處想，然有不空，唯一無想心定。……

²³ 無想心定～animitta cetosamādhī. (大正 1, 737d, n. 1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7：「無想心定」，巴利本作 animitta ceto-samādhī(無相心定)，即非想非非想處定。

「無想心定」，南傳作「無相心定」(animittam cetosamādhi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形跡心的集中貫注」(the signless concentration of mind)，並解說，在毘婆舍那(洞察)中的心定，之所以被稱為「無相」，是因為它缺乏持久的相。(莊註)

²⁴ 空=定【宋】【元】【明】(大正 1, 737d, n. 13)

²⁵ 「本所行、本所思」，南傳作「被造作的、被思所製造的」(abhisankhato abhisancetayi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條件所支配的與意志生產的」(is conditioned and volitionally produced, MN.121)，或「被意志所建構與生產」(is constructed and produced by volition, AN.11.16)，或「作被產生的與被意志形成的」(generated and fashioned by volition, SN.12.37.)，並解說，此

彼，不應住²⁶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²⁷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²⁸，梵行已立²⁹，所作已辦³⁰，不更受有³¹，知如真。

彼如是知：空欲漏、空有漏、空無明漏，然有不空，唯此我身六處命存。³²

若有疲勞，因欲漏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有漏、無明漏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此我身六處命存故。

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

參、流通分

阿難！若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彼一切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

阿難！若當來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彼一切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

阿難！若今現在我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我亦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

段這是指反洞察(*paṭivipassanā*, counter-insight)，即對行使洞察功能之識的行為應用洞察的原理，基於此而到達阿羅漢的狀態。按：「被思所製造的」(*abhisañcetaṃ*)，另譯為「被思念的；被思惟的；被想出的」。(莊註)

²⁶ 住＝注【聖】(大正 1, 737d, n.14)

²⁷ 「欲有漏、有有漏、無明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南傳作「欲的煩惱、有的煩惱、無明的煩惱」(*Kāmasavo, bhavāsavo, avijjāsav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快樂的污染、存在的污染、無知的污染」(*the taint of sensuality, the taint of existence, the taint of ignorance*)。

「有」(*bhava*)，為十二緣起的「有」。「漏；煩惱」(*āsava*)，字面上的意思是「流漏掉；漏出來」，引申為「(生死)煩惱」的異名。(莊註)

²⁸ 「我生已盡(SA)；生已盡(MA)；生死已盡(DA/AA)」，南傳作「出生已盡」(*khīṇā j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被破壞的是出生；出生已被破壞」(*destroyed is birth*)。(莊註)

²⁹ 「梵行已立」，南傳作「梵行已完成」(*vusitaṃ brahmacariy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聖潔的生活已被生活」(*the holy life has been lived*)。(莊註)

³⁰ 「所作已作(SA)；所作已辦(MA/AA/DA)」，南傳作「應該作的已作」(*katam karanīyaṃ, katakicc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所有必須作的已經做完」(*what had to be done has been done*)，或「已經完成他的任務」(*has done his task, AN.3.58*)。(莊註)

³¹ 「自知不受後有(SA)；不更受有(MA)；不受後有/更不受有(DA)；更不復受有/更不復受胎(AA)」，南傳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nāparaṃ itthattāyā*)，相當於「不受後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再有這生命的狀態」(*there is no more for this state of being*)，另外也與「不再有再生」的意義相當。按：「不受後有」，意思是沒有下一生的「有」，而這個「有」應該是「十二緣起支」中的「有」支。(莊註)

³²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7：「身六處命存」，巴利本作 *kāyaṃ paṭicca saḷāyatanikaṃ jīvitapaccayā*(依於生命的六處之身)。

漏、無為、心解脫。

阿難！汝當如是學，我亦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是故，阿難！當學如是！」

佛說如是 (738a)，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瑜伽師地論》卷 90（大正 30，812b-813a）：

復次，正見圓滿，已見諦跡諸聖弟子，皆能如實越彼邪空，亦能如實入正不空，以世間道及出世道修習空性。

其義云何？

謂於此處彼非有故，正觀為空，若於此處所餘有故，如實知有。

譬如客舍，於一時間無諸人物，說名為空。於一時間有諸人物，說名不空。或即此舍，由無一類說名為空，謂無材木，或無覆苫，或無門戶，或無關鍵，或隨一分無所有故。然非此舍即舍體空。如是自體所依止身，亦名受趣，亦名思趣，亦名思趣。

然此自體所依止身，於一時間，由無一類，或受、或想、或復思等，一切煩惱、隨煩惱等，說名為空。於一時間，由有一類說名不空。

或即自體所依止身，於一時間，由無一類，或眼、或耳、或鼻、或舌、或身一分、或意一分，說名為空。然非自體所依止身即自身體一切皆空。

當知此中總略義者，若觀諸法所有自性畢竟皆空，是名於空顛倒趣入，亦名違越佛所善說法毘奈耶。

若觀諸法，由自相故一類是有，一類非有，此有、非有畢竟遠離。又觀有性，於一時間一分遠離，於一時間一分不離，如是名為於彼空性，無有顛倒如實趣入。

以世間道修空性者，謂聖弟子住遠離處，先於城邑、聚落、人想，作意思惟，次復思惟阿練若想。

彼即觀察，於自身中此想為空，謂人、邑等想。此想不空，謂阿練若想。又餘不空，謂阿練若想為緣，阿練若想相應諸受、思等。或即此想，由一類故觀之為空，謂無麤重、不寂靜住及熾然等。由一類故觀為不空，謂有微細、極寂靜住、離熾然等。

又即於彼能取山林，卉木、禽獸等阿練若差別相想，無復思惟，但思惟地，無別相想。又即於彼能取險惡，高下、不平、多諸刺棘、瓦礫等地差別相想，無復思惟，但

思惟地平坦、細滑，猶如掌中，無別相想。從此次第，除色想等，漸次思惟空處、識處、無所有處差別相想，後於非想非非想處所有相想，作意思惟。

於一切處，如前所說，歷觀空性：「觀諸下地有麤想等，觀諸上地有靜想等」。如是名為諸聖弟子，以世間道修習空性。當知為趣，乃至上極無所有處，漸次離欲。

自斯已後，修聖道行，漸次除去無常行等，能趣非想非非想處畢竟離欲。

彼於爾時，自觀身中空無諸想，謂一切漏一向寂靜，永離熾然。又觀身中有法不空，謂此依止為緣，六處展轉互相任持；乃至壽住為緣，諸清淨法無有壞滅。

當知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多修空住，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如思惟無常、苦住。是故今者證得上妙菩提住已，由昔串習隨轉力故，多依空住。

《大空經》

壹、序分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釋迦維羅衛，在尼拘類園。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迦維羅衛而行乞食。食訖中後，往詣加羅差摩釋精舍。³³爾時，加羅差摩釋精舍數眾多床座³⁴，眾多比丘於中住止。彼³⁵時，世尊從加羅差摩釋精舍出，往詣加羅釋³⁶精舍。爾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在加羅釋精舍中集作衣業，³⁷尊者阿難遙見佛來，見已出迎，取佛衣鉢，還敷床座，汲水洗足。佛洗足已，於加³⁸羅釋精舍，坐[於]尊者阿難所敷之座，告曰：「阿難！加羅差摩釋精舍數眾多床座，眾多比丘於中住止。」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世尊！加羅差摩釋精舍數眾多床座*，眾多比丘於中住止。所以者何？我今作衣業。」

貳、正宗分

一、策勉比丘樂獨住遠離處

(一) 樂遠離者易得遠離樂

時，世尊復告阿難曰：「比丘不可欲嘩³⁹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⁴⁰、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之處。」

◎若有比丘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

³³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9：加羅差摩釋精舍(Kāḷākhemakassa Sakkassa vihāra)(巴)，釋迦族之加羅差摩所建之精舍，位於加毘羅衛(加維羅衛)國。

³⁴ 座=坐【德】*(大正1, 738d, n. 11)

³⁵ 彼=爾【宋】【元】【明】(大正1, 738d, n.12)

³⁶ 加羅釋=伽羅釋【宋】【元】【明】【聖】*(大正1, 738d, n. 13)

³⁷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9：作衣業(cīvarakammaṃ karoti)(巴)，從事作衣工作。

³⁸ 加=伽【明】(大正1, 738d, n. 14)

³⁹ 嘩〔尸又丫〕同“譁”。人聲嘈雜，喧鬧。《漢語大詞典》卷3，頁457。

⁴⁰ 「樂眾」，南傳作「樂於聚會」(saṅganīkārā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樂於交際；樂於同伙」(delighting in company)。(莊註)

獨住遠離處者，謂有樂——聖樂、無欲之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之樂、非生死樂。⁴¹若得如是樂，易不難得者，終無是處。

◎阿難！若有比丘不欲嘩說、不樂嘩說、不合會嘩說，不欲於眾、不樂於眾、不合會眾，欲離於眾、常樂獨住⁴²遠離處者，謂有樂——聖樂、無欲之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⁴³ (738b) 之樂、非生死樂。若得如是樂，易不難得者，必有是處。

(二) 樂遠離者易得時愛樂心解脫及不時不移動心解脫

阿難！比丘不可「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之處。」

◎若有比丘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處者，得時愛樂心解脫⁴⁴，及不時不移動心解脫⁴⁵者，⁴⁶終無是處。

◎阿難！若有比丘不欲嘩說，不樂嘩說，不合會嘩說，不欲於眾，不樂於眾，不合會眾，欲離於眾，常樂獨住遠離處者，得時愛樂心解脫，及不時不移動心解脫者，必有是處。

所以者何？我不見「有一色令我[生]欲樂；彼色敗壞、變易、異時，生愁感、啼哭、憂苦、懊惱。」以是故，我此異⁴⁷住處，正覺盡覺，謂度一切色想⁴⁸，行於外空。⁴⁹

⁴¹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699：巴利本此處僅舉：出離樂(nekkhamma-sukha)、遠離樂(paviveka-sukha)、安息樂(upasama sukha)、正覺樂(sambodhisukha)四種。

⁴² 住=往【聖】*(大正1, 738d, n. 15)

⁴³ 「無食」，依《雜阿含472經》，指「精神的」(nirāmisā)，另譯為「無食味的；無染污的；離財的；無肉的；無欲望的；無實質性的；離物質的；非物質的」。(莊註)

⁴⁴ 「時、愛樂心解脫」，南傳作「暫時的、可樂的心解脫」(sāmāyikaṃ vā kantaṃ cetovimutti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暫時的、愉快的心的釋放」(the deliverance of mind that is temporary and delectable)，並解說，這是入禪定與無色定的。(莊註)

⁴⁵ 「不移動」，南傳作「不動搖的」(akupp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可動搖的」(unshakeable)，並解說，這是指證阿羅漢果的。(莊註)

⁴⁶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1：「得時愛樂心解脫，及不時不移動心解脫者」，巴利本作 sāmāyikaṃ vā kantaṃ cetovimuttiṃ upasampajja viharissati asāmāyikaṃ vā akuppan ti 其意為：成就暫時的愛樂心解脫而住，或〔成就〕非暫時、不搖動的〔愛樂心解脫而住〕。

⁴⁷ 〔異〕—【德】(大正1, 738d, n. 16)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 52)：「異是殊勝的意思。」

⁴⁸ 「度一切色想」(MA)，南傳作「以一切色想的超越」(sabbaso rūpasaññānaṃ samatikkam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色之認知的完全超越」(with the complete surmounting of perceptions of form, MA.8, with the complete transcendence of perceptions of forms, SN.36.19)。(莊註)

⁴⁹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1：「以是故我……行於外空」，巴利本作

二、空住者的心境喜樂自在

阿難！我行此住處已，生歡悅，我此歡悅，一切身覺正念、正智，生喜、生止⁵⁰、生樂、生定，如我此定，一切身覺正念、正智。阿難！或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⁵¹共來詣我，我便為彼行如是，如是心遠離，樂無欲，我亦復為彼說法，勸助於彼。

三、四類作意之修習（內空、外空、內外空、不動）

（一）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為未成就

1、念內空

阿難！若比丘欲多行空者，彼比丘當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彼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已，當念內空⁵²。阿難！若比丘作如是說『我不持內心住止，不令一定，念內空』者，當知比丘大自疲勞。

阿難！云何比丘持內心住止，令一定耶⁵³？比丘者，此身離生喜、樂，漬、盡潤漬⁵⁴，普遍充滿，離生喜、樂，無處不遍。阿難！猶人沐浴，器盛澡豆，以水澆和，和令作丸，漬、盡潤漬，普遍充滿，內外周密，無處有漏。如是，阿難！比(738c)丘此身離生喜、樂⁵⁵，漬、盡潤漬，普遍充滿，離生喜、樂，無處不遍。

Ayaṃ.....vihāroTathāgatena abhisambuddho, yadidaṃ sabbanimittānaṃ amanasikārā ajjhataṃ suññataṃ upasampajja viharitūṃ (由如來證得此住處，即不作意一切相，成就內空而住。)

⁵⁰ 止=心【德】(大正 1, 738d, n.17)

⁵¹ 優婆私=優婆夷【宋】【元】【明】【德】*(大正 1, 738d, n. 18)

⁵² 「內空」(ajjhataṃ suññat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內空」(voidness internally)，並引註釋書的解說，「內空」是連接自己的五蘊，「外空」是連接他人的五蘊，「空」是經由洞察凝視無我(毘婆舍那隨觀無我, insight contemplation of non-self)而得到暫時的心解脫者。(莊註)

⁵³ 耶=邪【德】*(大正 1, 738d, n. 19)

⁵⁴ 【漬】尸：浸潤；濕潤。《漢語大詞典》卷 6，頁 46；《四分律》卷 53 (大正 22, 964b19-24)：「彼即捨欲、惡不善法，與覺、觀俱而受喜、樂，得入初禪。彼以喜樂潤漬於身，遍滿盈溢，無不遍處。如人巧浴，器盛細末藥，以水漬之，和合相得。其水潤漬，無有不潤，而無零落。比丘得入初禪亦復如是，喜、樂遍身，無有空處。」
《四分律》卷 53：「彼即捨欲惡不善法。與覺觀俱而受喜樂。得入初禪。彼以喜樂潤漬於身。遍滿盈溢無不遍處。如人巧浴器盛細末藥。以水漬之和合相得。其水潤漬無有不潤。而無零[18]落。比丘得入初禪。亦復如是。喜樂遍身無有空處。」(CBETA, T22, no. 1428, p. 964, b19-24)

[18]落=洛【聖】。

⁵⁵ 「離生喜、樂」，南傳作「離而生喜、樂」(vivekaṃ pītisukh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帶

阿難！如是，比丘持內心住止，令得一定。彼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已，當念內空。彼念內空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空也。⁵⁶

2、念外空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內空，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空」者，彼比丘當念外空。彼念外空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外空也。

3、念內外空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外空，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外空」者，彼比丘當念內外空。彼念內外空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外空也。

4、念不移動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內外空，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外空」者，彼比丘當念不移動⁵⁷。彼念不移動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不移動也。

(二) 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空等為已成就

1、內空成就遊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不移動，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不移動」者，彼比丘彼彼心於彼彼定，御復御，習復習，軟⁵⁸復軟，善快柔和，攝樂遠離。若彼心於彼彼定，御復御，習復習，軟復軟，善快柔和，攝樂遠離已，當以內空成就遊⁵⁹。彼內空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空。阿難！如是

著隔離所生的狂喜與快樂」(with rapture and happiness born of seclusion)。(莊註)

⁵⁶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1701：「彼念內空已……不解於內空也」，巴利本作 *tassa ajjhataṃ suññataṃ manasikaroto ajjhataṃ suññatāya cittaṃ na pakkhandati nappasīdati na santiṭṭhati na vimuccati* 其意為：彼作意內空已，依〔作意〕內空心不能踴躍，不能欣樂，不能安住，不能解脫。

⁵⁷ 「不移動」，南傳作「不動」(āneñj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沈著」(imperturbability)，並引註釋書的解說，這是指進入無色定。(莊註)

⁵⁸ 軟=濡【宋】【元】【明】【德】*(大正1, 738d, n. 20)

⁵⁹ 「具足住(SA)；成就遊(MA)；自遊戲；自娛樂；自遊化(DA/AA)」，南傳作「進入後住於」(upasampajja viharanti，逐字直譯為「具足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進入及住在」(enter

比丘觀時，則知內空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空者，是謂正知。

2、外空成就遊

阿難！比丘當以外空成就遊，彼外空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外(739a)空。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外空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外空者，是謂正知。

3、內外空成就遊

阿難！比丘當以內外空成就遊，彼內外空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外空。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內外空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外空者，是謂正知。

4、不移動成就遊

阿難！當以不移動成就遊，彼不移動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不移動。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不移動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不移動者，是謂正知。

四、明「空住」斷惡向善

(一) 行住坐及言說中不生諸惡不善法

◎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經行⁶⁰者，彼比丘從禪室出，在室影中露地⁶¹經行，諸根⁶²在內，心不向外，後作前想。如是經行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是謂正知。

◎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坐定者，彼比丘從離經行，至經行頭⁶³，敷尼師檀

and dwell in)。(莊註)

⁶⁰「經行」(caṅkam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來回走」(walking up and down, walking back and forth)。(莊註)

⁶¹「露地」，南傳作「在屋外」(abbhokāse，另譯為「露地；露天；室外；野外；野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戶外」(in the open)。(莊註)

⁶²《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3：諸根：謂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

⁶³(道) + 頭【宋】【元】【明】(大正 1, 739d, n. 1)

⁶⁴，結跏趺坐⁶⁵，如是坐定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是謂正知。

◎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有所念⁶⁶者，彼比丘若此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害念，莫念此三惡不善之念；若此三善念：無欲念⁶⁷、無恚念⁶⁸、無害念⁶⁹，當念此三善念。如是念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是謂正知。

◎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有所說者，⁷⁰彼比丘若此論非聖論，無義相應，謂論王論、賊論、鬪諍論、飲食論、衣被論、婦人論、童女論、淫女論、世間論、邪道論、海中論，不⁷¹論如是種種畜生論⁷²。⁷³

若論聖論與義相應，令心柔和 (739b)，無諸陰蓋，謂論施論、戒論、定論、慧論、

⁶⁴ 檀=壇【元】【明】(大正 1, 739d, n. 2)。

「尼師檀」(尼師壇)，GA 作「坐具」，南傳作「坐墊布」(nisīdana，音譯為「尼師檀」，另譯為「坐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坐布」(a sitting cloth)。(莊註)

⁶⁵ 「結跏趺坐；結加趺坐」，南傳作「盤腿；盤腿而坐」(pallaṅkaṃ，另譯為「結跏趺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折疊他的雙腿成交叉狀」(Having folded his legs crosswise)，或「腿交叉而坐」(seated crosslegged)。(莊註)

⁶⁶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5：所念(vitakka)(巴)，尋思。

⁶⁷ 「正志出要覺；出要志(SA)；無欲念(MA)」，南傳作「離欲的意向」(Nekkhammasaṅkapp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放棄的意向」(intention of renunciation)。(莊註)

⁶⁸ 「無恚覺(SA)；無恚念(MA)」，南傳作「無惡意的意向」(abyāpādasāṅkapp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有害意志的意向」(the intention of non-ill will)。(莊註)

⁶⁹ 「不害覺(SA)；無害念(MA)」，南傳作「無加害的意向」(avihiṃsāsāṅkapp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殘酷的意向」(the intention of non-cruelty)。(莊註)

⁷⁰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5：「若欲有所說者」，巴利本作 bhāsāya cittaṃ namati (把心轉向於論說)。

⁷¹ 〔論不〕—【德】，〔不〕—【宋】【元】【明】，〔論〕—【聖】(大正 1, 739d, n. 3)

⁷² 「遮道濁亂之言(DA)；畜生之論；鳥論(MA)」，南傳作「畜生論」(tiracchānakathaṃ，意譯為「無意義的談論；無用的談論」)，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意義的談論」(pointless talk, SN.56.10)，並引註釋書說，這是與導向天界與解脫平行(tiracchānabhūtaṃ)的道路。(莊註)

⁷³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5：「如是種種畜生論」，《中阿含》卷 26，第一〇四經《優曇婆羅經》(大 1, 591b)與《中阿含》卷 47，第一七九經《五支物主經》(大 1, 720a)中均作「若干種畜生之論」。又，本經中所列舉者共十一種，巴利本則舉出十八種。

解脫論、解脫知見⁷⁴論、漸損論、不會論、⁷⁵少欲論、知足論、無欲論、斷論、減論、燕坐⁷⁶論、緣起論—如是沙門所論。如是論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是謂正知。

(二) 證外空而離貪欲，證內空而離我慢

- ◎復次，阿難！有五欲功德⁷⁷，可樂、意、所念、愛，⁷⁸色欲相應：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若比丘心至到，觀此五欲功德，隨其欲功德，若心中行⁷⁹者。所以者何？無前無後，此五欲功德，隨其欲功德，心中行者。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此五欲功德，隨其欲功德，心中行者，彼比丘彼彼欲功德，觀無常、觀衰耗、觀無欲、觀斷、觀減、觀斷捨離。若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者，彼即滅也。阿難！若如是比丘觀時，則知者：「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彼已斷也」，是謂正知。
- ◎復次，阿難！有五盛陰⁸⁰：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謂比丘如是觀興衰，是

⁷⁴ 「解脫知見(SA)；便知解脫(MA)；解脫見慧；解脫智(AA)」，南傳作「有『[這是]解脫』之智」(vimuttamiti ñāṇaṃ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出現『這是已被釋放』的理解(智)」(there comes the knowledge: "It's liberated")。另作「解脫智見」(vimuttiñāṇadass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釋放的理解與眼光」(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liberation, AN.10.1 或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deliverance, MN.32)。按：「解脫智見」的「見」(dassanaṃ)為名詞「看見」(動詞 dassati)，指義理的看見(認識到；領悟到)，與觀念、見解的「見」(ditṭhi)不同。(莊註)

⁷⁵ 會論=貪論【宋】*【元】*【明】*(大正1, 739d, n. 4)；《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5：「不會論」，巴利本有一項 asamsaggakathā(不眾會論)。

⁷⁶ 「獨靜禪思；禪思(SA)；宴坐(MA)；三昧思惟；禪靜(DA)」，南傳作「靜坐禪修」(paṭisallāna, paṭisallīna，另譯為「宴坐、宴默、燕坐、獨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隔離；隱退；隱遁」(seclusion)，並引註釋書的解說，這是世尊要比丘們作「身體的獨處」(kāyaviveka)，也就是「獨坐、獨修」的意思。「從禪覺」為「從禪思覺」之略，即「從靜坐禪修中起來」。(莊註)

⁷⁷ 「五欲德；五欲功德；五欲」，南傳作「五種欲」(pañca kāmagaṇ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五束感官快樂」(five cords of sensual pleasure)。按：「種類」(gaṇa)，另譯為「功德」，但與「福德」(puñña，也譯為「功德」)不同，巴利經典中只出現在「五種欲」中，這裡應只是單純的「種類」的意思。(莊註)

⁷⁸ 《空之探究》p. 51：「有五欲功德，可樂，(可)意，所(可字的訛寫)念，(可)愛，色欲相應。」

⁷⁹ 「心中行」，南傳作「心的行為」(cetaso samudācār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理的興奮」(mental excitement)。「行為」(samudācāra)，另譯為「習慣；習熟；實行」。(莊註)

⁸⁰ 「五受陰；五盛陰」，南傳作「五取蘊」(pañcannaṃ upādānakkhandhānaṃ, pañcupādānakkhand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five aggregates subject to clinging，這裡漢譯的「受」顯然是「取；執取」(upādāna)的另譯。「陰」，漢譯另也譯為「蘊」、「韃度」(khandha)，南傳作「蘊」(khandh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集合體」(aggregates)。(莊註)

色、是色集、是色滅，是覺、想、行、識，是識、是識集、是識滅。若此五盛陰有我慢者⁸¹，彼即滅也。阿難！若有比丘如是觀時，則知五陰中我慢已滅，是謂正知。

〔三〕小結

阿難！是法一向⁸²可、一向樂、一向意念，無漏無受⁸³，魔所不及，⁸⁴惡所不及，諸惡不善法、穢汙——^[1]當來有本[因]⁸⁵、^[2]煩熱[因]、^[3]苦報[因]，^[4]生、老、病、死因，亦所不及，謂成就此不放逸也。所以者何？因不放逸，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得覺，因不放逸根，生諸無量善法，若有隨道品。阿難！是故汝當如是學，我亦成就於不放逸，當學如是！

五、禪定有退轉，應以修「空住成就」為要務

〔一〕信弟子隨世尊行奉事至命盡

阿難！以何義故，信弟子隨世尊行奉事至命盡耶？

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 (739c) 本，世尊為法主⁸⁶，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

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⁸¹ 者=是【聖】(大正 1, 739d, n. 7)

⁸² 「一向的」(ekanta, ekamso, 另譯為「單一的；專門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只限；唯有」(exclusively)，或「絕對地」(categorically)，或「片面的；單方面的」(one-sided)。(莊註)

⁸³ 受=愛【元】【明】(大正 1, 739d, n. 8)

MA/AA 將「取；執取」(upādāna)譯為「受」。

⁸⁴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5：「是法一向可……魔所不及」，巴利本作 Ime kho te Ānanda, dhammā ekantakusalāyatikā ariyā lokuttarā anavakkantā pāpimatā (阿難！此等諸法專趣向於善的，是神聖的，出世間的，不被惡魔波旬所侵入的)。

⁸⁵ 「當來有本」，南傳作「再有的」(ponobbhavikā, MN.68)，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帶來生命的再生」(bring renewal of being)。(莊註)

⁸⁶ 「法眼；導；主」，南傳作「以世尊為導引」(bhagavaṃnnett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幸福者導引」(guided by the Blessed One)。按：「眼」(nettika)，另譯為「導；導引、治水者」，「依」應為「歸依」(saraṇa)的簡譯。此句 SA.24 譯為「為法主、為導、為覆」，MA.77 譯為「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MA.115 譯為「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莊註)

佛言：「阿難！不⁸⁷其正經、歌詠、記說⁸⁸故，信弟子隨世尊行奉事至命盡也。

但，阿難！或彼長夜⁸⁹數聞此法，誦習至千⁹⁰，意所惟觀⁹¹，明見深達⁹²。⁹³若此論、聖論與義相應，令心柔和，無諸陰蓋，謂論施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漸損論⁹⁴、不會論、小欲論、知足論、無欲論、斷論、滅論、燕坐論、緣起論，如是沙門所論，得、易不難得，因此義故，信弟子隨世尊行奉事至命盡也。

(二) 師、弟、梵行三種煩苦

阿難！如是為煩師，⁹⁵為煩弟子，⁹⁶為煩梵行。⁹⁷

I、煩師

阿難！云何為煩師？若師出世，有策⁹⁸慮思惟，往⁹⁹策慮地，有思惟觀雜¹⁰⁰，凡人有辯

⁸⁷ 不=若【元】【明】(大正 1, 739d, n. 9)

⁸⁸ 正經歌詠記說~Sutta geyya veyyākaraṇa. (大正 1, 739d, n. 10)

⁸⁹ 「長夜」，南傳作「長久」(dīgharattam, 另譯為「長時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長時間」(a long time)。按：「ratta」或作「rattā」，有「染色；染著」、「紅的」、「夜間」(一般慣用「ratti」)、「時間」諸多意思。(莊註)

⁹⁰ 千=于【明】(大正 1, 739d, n.11)

「翫習至千」(MA.3)，南傳作「憶持、背誦」(dhātā, vacasā paricitā, 逐字直譯為「保持的」(dhātā 疑為 dhārā 之誤)、以語累積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保持在心中，口頭背誦」(retained in mind, recited verbally)。「口頭背誦」另譯為「出聲背誦」(recited them verbally, AN.4.191)。(莊註)

⁹¹ 「意所惟觀」(MA.3)，南傳作「以意熟慮」(manasānupekkhitā, 另譯為「以意觀察；以意考慮」)，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理性地研究」(investigated rationally)，或「以心檢查」(examined them with the mind)。(莊註)

⁹² 「明見深達」(MA.3)，南傳作「以見善通達」(ditthiyā suppaṭividd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見解徹底地洞察」(penetrated well by view)。(莊註)

⁹³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7：「阿難！若其正經……明見深達」，巴利本(M. vol. 3, p. 115)作：阿難！聲聞如果為了契經、諷誦、記說而追隨大師(教主)，是不值得。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實在是因為諸法是你們於長夜所聞、所持，以語言所集積，以意所熟慮，以見所洞察的。

⁹⁴ 或作「說漸損」(MA56)，南傳作「削減的談論」(kathā abhisallekh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說]關切樸實生活」([talk] concerned with the austere life)。(莊註)

⁹⁵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7：煩師(ācariyūpaddava)(巴)，謂為師者之災患。

⁹⁶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7：煩弟子(antevāsūpaddava)(巴)，即為弟子者之災患。

⁹⁷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7：煩梵行(brahmacariyupadava)(巴)，即為梵行者之災患。

⁹⁸ 策=勞【明】*(大正 1, 739d, n. 12)

⁹⁹ 往=住【宋】【元】【明】(大正 1, 739d, n. 13)

¹⁰⁰ 雜=離【元】【明】(大正 1, 739d, n. 14)

才，彼住無事處¹⁰¹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¹⁰²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¹⁰³。

彼學遠離，精勤安隱，快樂遊行¹⁰⁴已，隨弟子還¹⁰⁵梵志¹⁰⁶、居士¹⁰⁷、村邑、國人。彼隨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已，便貢¹⁰⁸高還家，¹⁰⁹如是為煩師。是亦為惡不善法、穢汙，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所煩，是謂煩師。

2、煩弟子

阿難！云何為煩弟子？彼師弟子學彼遠離，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學遠離，精勤安隱，快樂遊行已，隨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彼隨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已，便貢高還家，如 (740a) 是為煩弟子。是亦為惡不善法、穢汙，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所煩，是謂煩弟子。

3、煩梵行

阿難！云何為煩梵行？

¹⁰¹ 「阿練若(SA)；無事處(GA/MA)」，南傳作「林野」(arañña，另音譯為「阿蘭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山林；林野」(forest)。(莊註)

¹⁰² 宴=燕【聖】(大正 1，739d，n. 15)

¹⁰³ 「四種增上心法現法樂住」(SA.616)、「四增心法正受現法安樂住」(SA.1070)、「四增上心現法樂居」(MA.22)，南傳作「[構成]增上心與在當生中為樂住處之四[種]禪」(catunnañca jhānānam ābhicetasikānam diṭṭhadhammasukhavihārānam, AN.5.166)，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構成較高之心與就在這一生中是快樂住處的四種禪」(the four jhānas that constitute the higher mind and are pleasant dwellings in this very life)。(莊註)

¹⁰⁴ 「遊行」(cārikam，另譯為「旅行；徘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旅程中；在遊歷中」(on tour)。南傳的「進行遊行」(cārikam caramāno; cārikam carati，直譯為「行遊行；步行遊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遊走；遊走在旅程中」(wandering; wandering on tour)。(莊註)

¹⁰⁵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7：快樂遊行已，隨弟子還：謂由林住而後復還村里。

¹⁰⁶ 「婆羅門」(brāhmaṇa，另譯為「梵志：以求往生梵天為志者」)，為佛陀時代傳統宗教的宗教師，後來成為一個種姓階層，地位高於王族(刹帝利)，但在阿含經中，其地位顯然已在王族之下。(莊註)

¹⁰⁷ 「屋主」(gahapati，另譯為「居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房子的所有權人；屋主；戶長」(householder)。(莊註)

¹⁰⁸ 功=貢【宋】*【元】*【明】*(大正 1，739d，n. 16)；《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9：「貢」，麗本作「功」，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貢」。

¹⁰⁹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09：貢高還家，謂起高慢之心由出家而還家。

(1) 明以二義為前提修諸梵行得心解脫則無有退失，若但得禪定則或有退失

若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

阿難！如來以何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耶？」

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

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如來非為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

阿難！如來但以二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

一者、為自現法樂居故，

二者、慈愍後生人故。或有後生人效如來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

阿難！如來以此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

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

彼學遠離，精勤安隱，快樂遊行已，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¹¹⁰。彼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已，便不貢高而不還家。

阿難！若彼不移動心解脫作證，我不說彼(740b)有障礙也。若彼得四增上心現法樂

¹¹⁰ 私=夷【聖】* (大正1, 740d, n. 1)

居，本為精勤，無放逸遊行故。此或可有失¹¹¹，以弟子多集會故。

(2) 因四眾還繞而起貢高還家

復次，阿難！彼師弟子效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學遠離，精勤安隱，快樂遊行已，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彼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已，便貢高還家，如是為煩梵行。是亦為惡不善法、穢汙，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所煩，是謂煩梵行。

(二) 小結

阿難！於煩師、煩弟子，此煩梵行最為不可、不樂、不愛，最意不念。

六、尊師慈悲為弟子說法，弟子應依教奉行

阿難！是故汝等於我行慈事¹¹²，莫行怨事。¹¹³

◎阿難！云何弟子於師行怨事，不行慈事？若尊師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發慈悲心，[云：]「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若彼弟子而不恭敬，亦¹¹⁴不順行，不立於智，其心不趣向法次法¹¹⁵，不受正法，違犯師教，不能得定者，如是弟子於師行怨事，不行慈事。

◎阿難！云何弟子於師行慈事，不行怨事？若尊師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

¹¹¹ 失=去【宋】【元】【明】(大正 1, 740d, n. 2)

¹¹² 「汝等於我行慈事」，南傳作「你們要以朋友的儀法對我實行」(maṃ...mittavatāya samudācarat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我以友善行動」(behave towards me with friendliness)。(莊註)

¹¹³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11：「阿難！是故汝等……莫行怨事」，巴利本作 Tasmātiha maṃ, Ānanda, mittavatāya samudācaratha, mā sapattavatāya 其意為：因此，阿難！你們對我生起友誼罷！莫〔生起〕敵意！

¹¹⁴ [亦]—【聖】(大正 1, 740d, n. 3)

¹¹⁵ 「向法、次法；法、次法向；趣法、向法；順法、次法」，南傳作「法、隨法行」(dhammānudhammapaṭipanna，另譯為「法、隨法之行道；法、隨法之實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照法實行」(practis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hamma)。「隨法」(anudhamm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照法」(in accordance with the Dhamma，或 accords with the Dhamma)。按：「法」(dhamma)、「隨法(次法)」(anudhamma)的意思是「一個法接著下一個法」，也就是「有次第地；按部就班地」。(莊註)

益，求安隱快樂，發慈悲心，[云：]「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若彼弟子恭敬順行而立於智，其心歸趣向法次法，受持¹¹⁶正法，不違師教，能得定者，如是弟子於師行慈事，不行怨事。

阿難！是故汝等於我行慈事，莫行怨事。所以者何？我不如是說，如陶師作瓦。¹¹⁷阿難！我說嚴急¹¹⁸至苦，若有真實者 (740c)，必能往也。¹¹⁹」

參、流通分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¹¹⁶ 「持；受持」，南傳作「憶持」(dhār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記得」(remember)，或「受持」(samādiyati; samādāya，另譯為「取；受」)，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承擔」(undertaken)。按：名詞「dhāraṇa」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也譯作「受持；憶持」。(莊註)

¹¹⁷ MN122: I shall not treat you as the potter treats the raw damp clay. 菩提長老對此之註釋如下：(note 1159, pp. 1335–1336)：The contrast in this simile is between the way the potter treats the raw damp clay and the way he treats the baked pots produced from the clay. MA paraphrases: After advising once I shall not be silent; I shall advise and instruct by repeatedly admonishing you. Just as the potter tests the baked pots, puts aside those that are cracked, split, or faulty, and keeps only those that pass the test, so I shall advise and instruct by repeatedly testing you. Those among you who are sound, having reached the paths and fruits, will stand the test. MA adds that the mundane virtuous qualities are also intended as a criterion of soundness.

¹¹⁸ 嚴急 + (嚴急)【明】(大正 1, 740d, n. 4)；【嚴急】1.嚴厲躁急；嚴厲急迫。3.猶危急，緊急(《漢語大詞典》卷 3，頁 546)。

¹¹⁹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四)》，p. 1711：「阿難！我說……必能往也」，巴利本作 niggayha niggayhāham, Ānanda, vakkāmi, pavayha pavayha. Yo sāro so thassatīti (阿難！我說再三呵責，再三力勸，凡是堅實者，他將能堅住)。「往」，疑作「作」。「若有真實者，必能往也」，南傳作「凡為真髓者，它將持續」(Yo sāro so thassat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堅固的核心將立[經得起考驗]」(The sound core will stand [the test])。(莊註)

《瑜伽師地論》卷 90（大正 30，813a-814a）：

復次，有二種空：一者、應所證空，二者、應所修空。

若諸苾芻樂依雜住，於此二種不能成辦，應所證空不能證故，應所修空不能修故。

因於二種不成辦故，當知退失四種妙樂：謂^[1]於一切攝受惡事遠務眾苦，皆悉解脫妙出離樂；^[2]解脫貪欲、瞋恚等事，初靜慮中妙遠離樂；^[3]尋、伺止息妙寂靜樂；^[4]二解脫攝，無所造作，無恐怖攝妙等覺樂。二解脫者：一、時愛心解脫，二、不動心解脫。若阿羅漢根性鈍故，於世間定，是其退法，未能解脫所有定障故，名時愛心解脫。以退法故，時時退失，時時現前，故說名時。於現法樂，慧欲證住，故說名愛。不動心解脫者，謂阿羅漢根性利故，是不退法，一切皆以無漏道力而得解脫，於一切種都無退失。當知此中，決定義是三昧耶義，餘如前說。無所造作、無恐怖者，當知無有異類可得，令阿羅漢心於中染，彼變異故生愁歎等。

應所證空，略有二種：一者、外空，二者、內空。

外空者，謂超過一切五種色想，則五妙欲之所引發，於離欲貪正能作證。

內空者，謂於內諸行，斷增上慢，正能作證。

應所修空，亦有二種：

一、於內外諸境界中修無我見；

二、即於彼修無常見。

此四種空，當知四行為所依止：

外空，以內住心增上緣力，離所生樂滋潤其身為所依止，及我慢遍知。

內空，以內外空，於內外法修無我見為所依止。

無我見，以即於彼修無常見為所依止。

無常見，以聞正法如理作意為所依止。

又於此中，若諸苾芻為離欲貪，精勤修學，觀察作意增上力故，於欲界繫諸不淨相，勉勵思惟。彼於外空未作證故，於其正道未善修故，趣染習故，於外空性心不證入。不愛樂故，便於其中，由我慢門心不流散，等隨觀察，以寂靜相思惟內空。彼由我慢未永斷故，於其正道未善修故，亦於此中心不證入。

遂於內外一切行中修無我見。於無我見未善修故，亦於其中心不證入。

乃於內外一切行中修無常見，令心不動，於諸行中見無常故，一切種動皆無所有，故無常見名不動界。

由於是處心無不勝解，故以正慧如實通達：或緣不淨、或緣慈悲、或緣息念所有境界、或緣諸行無常境界，於三摩地極多修習為因緣故，令心調柔，由是漸次於一切處皆能證入。

由此因緣，於所證空能證圓滿。因於所證得圓滿故，其心解脫一切能順下、上分結。

由此因緣，於所修空能修圓滿。因於所修得圓滿故，成就無學正見等法。

若於是時，乃至於空未能證入，當知此時是異生位；

若時證入，是有學位；

若時修習已得圓滿，是無學位。

為令此修得圓滿故，勤修正行，令心證入，以善尋思而正尋思，則於其中能善知量，離諸雜染而起言說。於經行處能正經行，於所坐處能正安坐，於如是等一切處所，皆善知量。如是行時，清淨為先；於其住時，亦得清淨。

其間能以觀察作意，數數觀察現行煩惱，淨修治心；如是能趣一向成就諸白淨法，一切魔怨所不能奪，及彼一切惡不善法。四種雜染：謂後有因性故，現法身心遍燒惱

故，惡趣因性故，生等眾苦因性故。

言說有二：一者、隨逐音聲勝解言說，二者、隨逐法隨法行言說。第一言說，是於正法受持、讀誦、請問、徵覈之所發起。第二言說，是於所緣令心安住、究竟解脫，施設教授之所發起。

若為是義，如來出世，諸弟子眾隨入聖教，應勤修習如是善法。若於彼法、毘奈耶中，無一切種所修梵行，當知亦無修梵行者，以於其中無梵行故。稱梵行者，皆修邪行，師弟展轉互相觸惱，各自許有尊卑體式。於正法中，二俱可得。

若有棄捨大果、大利——應所證空、應所修空，為極下劣，有大罪過！利養恭敬、愛味所漂，多習邪行。當知彼為大梵行災之所觸惱。

彼由如是耽嗜、愛著利養恭敬，自逼惱故，於能隨順解脫言教，不欲聽聞；雖為宣說，不能屬耳。

或為貪著利養恭敬增上力故而強聽聞，無心求解，不欲修行，不為究竟善自調伏，乃至不為證般涅槃。由如是事，憎惡大師，行不平等，以於廣大現前恩德不能報故。

當知此中總略義者，謂善說法、毘奈耶中，既出家已，由四因緣，如於自己正所應行而不能行，如於大師聖教出家正所應行亦不能行。謂^[1]樂相雜住故；^[2]隨順隨逐音聲勝解言說故；^[3]耽著利養恭敬故；^[4]由此耽著增上緣力，聽聞正法，不修自利利他行故。

又佛世尊，不欲自顯能善御眾而攝徒眾，唯深哀愍諸有情故。由是因緣，於行邪行弟子眾中，能無護惜，分明示語。寧使弟子由此分明麁利益語，現捨正法及毘奈耶，當獲利益，勿令住此廣興邪行。